# 婚礼

「林谋蒙！」「有！」「明天休假，我带你去八三一见识见识！」「可是┅┅报告班长，我不敢！」

「你是在室的吗？」「是。」「所以更要带你去开荤啊！」林谋蒙愁眉苦脸∶「我┅┅」班长扳

起脸孔，装模作样地说∶「别说了！这是命令！辅仔说这是部队的福利，给你，就不能拒绝！」「林谋蒙！」

「有！」「昨天班长带你去八三一，好玩吗？」林谋蒙压低声音，神秘兮兮的说∶「报告张排，太可

怕了！」「喔？」「那个女的，年纪好像我祖母！两个奶子比脸盆还要大！她把我的脸塞在她的奶子里，

害我差点窒息！还有，那个洞比碗还要大！我的小鸟怎样弄都硬不起来！」「那不是白去一趟？」「对啊！

我还是在室的。班长还一直骂我没用┅┅」张排呵呵大笑，本来想去瞧瞧的兴致全没了。

「秀凤啊！如果输给我们张排，要给他什麽奖赏？」秀凤穿着大红短裙、套头黑色运动衫，头往後仰，夸

张地挺出了她傲人的双峰，双手伸到颈後，拢了拢披肩秀发，风情万种地斜睨着连排∶「看他喜欢什麽罗！？」

连排捉狭地说∶「张排，听到没有？加油啊，准备赢得美人归！」张排瞄准球，一敲，嘿！果然进洞了！

这里是金门最常见的小吃店，专门做阿兵哥的生意，外面摆一些食品，里头通常有一两台撞球桌，主持人当然

都是年轻、略有姿色的小姑娘，她们就是一家最主要的生财工具了。

打情骂俏，是最基本的本职学能。

要与色迷迷的阿兵哥们搞得若有若无、牵牵绊绊，这样他们才乐於光顾。但又不能被搞大肚子！否则铁打的营

房、流水的兵，那些猪哥一退伍，到哪去找人哪！？美眉肚子大了，这家店是不会有人再光顾的。

刚到金门，营辅导长立刻招集预备军官讲话∶「四年前，金东师一位预官排长，搞上了小吃店的女孩子，被她

父母知道了，只好娶了她，否则被控告强奸，依照军法要判死刑的！他退伍後还一直住在金门，一辈子都不能回台

湾了！你们有空可以到山外去看看他。」营辅仔苦口婆心的训诫∶「她们最喜欢你们预官了，小心被套牢！所

以啊，你们要忍着点，一年就有返台休假，一年十个月就退伍了嘛！」连排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∶「秀凤，你

会不会对我们张排仙人跳啊？」秀凤白了他一眼∶「讨厌！」走过去挽着张德崇的膀子，撒娇的说∶「我们不

要理他！」一万人肃立在大校阅场，安静无声，只有扩音机传来震天巨响∶「本梯次受训成绩第三名°°张德

崇！」成功岭结训典礼完成後，连长找他谈话∶「你是交大土木系的吧？毕业後要干什麽？」张德崇笑笑

∶「盖盖房子吧！」「听体育官说，你是足球校队的射门主将！」「哪里，玩玩而已。」「你愿意留

在成功岭，当训练排长吗？这可是前三名才有的殊荣喔！」「报告连长，我想下部队！」连长还不放弃∶

「留在这里每周固定放假呢！可以和女朋友维持联系啊！」「报告连长，我还是想下野战部队，尝尝军旅的滋

味！」连长点点头，心里其实颇为嘉许∶「这麽优秀的青年，是应该到基层去！否则国军哪有战力可言？」

张德崇接着在步校受训，又以第二名结业，同样的也婉拒了留在步校当训练排长的要求。他自愿下野战部队，抽

签又抽到签王°°金马奖！他的部队刚刚移防到金门，换句话说，他必须在外岛待到退伍！

性好冒险犯难的张德崇，乐不可支！

「你这一去要一年半，我怎麽办？」李仪慧窝在他的怀里，嘟着嘴亲他的鼻尖。

张崇德一言不发，狠狠地亲她，吻她！他是一个君子，和她深入交往两年，亲密爱抚少不了，倒从未和她上过

床！

李仪慧呢呢喃喃的说∶「我会每天写信给你的！」一年来，她真的每天给他一封信，让其他的预官排长羡

慕死了！可是最近一个月，却音讯全无，他写去的信也都有如石沉大海！

昨天，她有音讯了∶一张爆炸力万钧的红色炸弹！

张德崇对连排说∶「我有些话要和秀凤说，你帮她看一下外面的子。」等连排出去了，他摸摸她的脸蛋∶

「你到底几岁？」「你猜啊？」她推开他的手，绕到撞球台的另一边，含嗔带笑地睨着他。

在金门待上一年，看到老母猪也会当成貂蝉！那颗红色炸弹炸开了他的眼睛和心扉，让他发现∶秀凤还蛮有姿

色的，身材也相当惹火，最要命的是∶一双大大的眼睛，老是脉脉含情的勾着他！

他绕过撞球台，露出不怀好意的神情，向她走过去！

她看到他的表情，笑着逃开了！

他愈走愈快┅┅她跑了起来，并且诱惑地挑衅∶「你抓不到┅┅」他装出野狼的叫声∶「呜┅┅喔┅┅」

然後奔跑着追她，两三圈後，终於抓到她了！

秀凤笑吟吟地问他∶「你抓我干什麽？」「秤秤看你多重啊！」说着蹲下去，抱住她的大腿和臀部，把她

举起来。

「不用秤啦！四十五公斤啦！快放我下来！」「抱着走一走，才知道真正的重量！」说着，抱着她绕着撞

球台走了一圈。

她搂着他的头，抚着他的发，心里七上八下∶「来来去去这麽多的大专兵和预官里面，和她调情的不知有多少！

但没有人比得上他的潇洒风流，英姿焕发！

他以前对自己好像没什麽感觉，枉费自己常常对他抛秋波，但今天，怎麽变了个人了？」心里一面琢磨，身体

却已经被挑逗得阵阵发热！

绕着撞球台走完一圈，他把她搂得紧紧的，慢慢放下来。当她的脚着地後，他双手环紧她的腰，把嘴凑过去，

要亲她的嘴。她别过头，闪开了，露出了脸颊和雪白的颈项给他。他伸出舌头，在她脸颊上来来回回地舔着。

她一面娇笑，一面扭动身体∶「不要啦！好痒喔！我们连上的狼犬，都是这样亲我的！」说着开始舔她的

耳垂，同时还发出「嘿！嘿！嘿！」的喘气声音，像极了狗狗。

她在他怀里扭动得更剧烈了！

一个香喷喷、温暖、柔软的女孩，在怀里拼命扭动，那种感觉真是太爽了！

害他的命根子急速冲血，绷得硬梆梆的！

他开始吸吮她雪白的颈项，她感觉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反应，这时是真的想逃走了，但他越箍越紧，令她

毫无逃走的机会。这时他又把舌头移回到她的耳朵，但这一次，是把整个舌头伸进她的耳洞里面，她身体一阵阵酸

麻。接着他咬起她的耳垂来，轻轻地噬咬，夸张地喘气！

他发现她安静了下来，不再出声，身体的扭动，变成一阵阵战栗，还发出浓浓烈烈的腥膻味！

他说∶「再用另外一种方法秤秤看！」说着，右手搂着她的腰肢，左手从红短裙底伸进去，隔着她的底裤，手

掌直接罩住整个私处，两手同心协力，将她举离地面！

她发出轻微的呻吟，没有挣扎，闭起眼睛，手勾住他的脖子。

他举着她，又绕着撞球台走，一面调笑∶「最少有六十公斤吧！」「有！讨厌！」她羞红着脸颊娇声娇气

的说着。

他知道越少接触男生的女孩，一旦接触了，淫液的分泌会又快又多。如果常和男生做爱，春水的分泌会又慢又

少，因为不那麽刺激了嘛！

这时他的左手感觉到，她的爱液汩汩流出，湿透了她的底裤，更让他的左手又黏又滑又腻！他判断她可能还是

处女！从小被那麽多猪哥男生围绕调戏，还能守得住，真不简单！

他把她放下来，说∶「来，再换另一种姿势秤秤看！」「啊！还有另一种呀！？」她又羞赧，又好奇，又

兴奋，睁大眼睛问着。

他蹲下来，扒开她的双腿，双手从她两腿之间伸进去，捧着她的臀，将她举起来。然後，将她仰放到撞球台上，

让她躺下去。

自己随即跳了上去！

她吓了一跳，问∶「你要干什麽？」说完想爬起来┅┅他翻身压在她身上，双手压住她的双手，说∶「你

不告诉我你几岁，我只好自己检查了！」她被他压成大字形，疑惑的问∶「怎麽检查啊？」「先检查牙齿。

兽医从马的牙齿，就可以看出马几岁了。」「人家又不是马！」「来！来！来！张开嘴吧！」她顺服

地张开了，他用嘴含住她的嘴，舌头伸进去，从她牙齿内侧舔起她的牙齿，然後说∶「大概三十岁总有吧！」

「乱讲！」她撒娇地说。

「先亲一个！」「嗯！」她闭起眼睛准备好好享受一番。

他的舌头和她的舌头纠缠在一起，时而互推，时而互吮，其乐也融融！

他起身跨坐在她的腿上∶「其实看乳头的大小和颜色最准了！一看就知道你几岁。」她嘟起小嘴∶「我不

要！」「没关系的。来，先脱掉外面的运动衫。」「不要啦！讨厌！」她略为挣扎了一下，半推半就地被

他脱了。

「哗！还挺时髦的嘛，是华歌尔的前扣式粉红色胸罩。嘿！嘿！嘿！真相就要大白了！」说着，说着，他

就动手解她的胸扣。

她紧闭眼睛，紧闭嘴唇，一声不吭。

「我本来还很担心你是葡萄乾呢！还好是小馒头！」她忍俊不住，笑了出来∶「你啊，好讨厌喔！」

他一面抚摸揉捏着小馒头，一面称赞着∶「真漂亮！真迷人！」然後把头埋下去，含住坚挺的乳头，轻轻吸吮，

轻轻啮咬！

「十七岁？」「嗯！」她迷乱地哼着。

他慢慢往下亲，一直亲到肚脐，然後动手解她的红短裙裙扣。

她突然推开他的手，说∶「不可以啦！」翻过身就要爬下撞球台。

他一把抓住她的腿把她拉回来，压坐在她的屁股上，解开了她的短裙裙扣，然後把她翻转过来，让她又成为仰

躺的姿势，顺势脱掉她的裙子，又脱掉她的粉红色内裤。

「唉！呀！呀！内裤上还有兔宝宝的图案呢！」她夹紧双腿，紧闭眼睛，哀求他说∶「求求你！这样就好

了？不要再做下去了，好吗？我会怕！被妈妈知道了，会打死我！」如果是昨天以前，他必然会悬崖勒马，从长计

议；但昨天那颗红色超级炸弹炸昏了他的脑袋！想起他傻傻地让李仪慧保持贞操，得到的却是红色炸弹！「我仁慈

的结果，就是让别人捡便宜嘛！眼前能吃，就吃啦！反正连排在外头守着，不怕被人闯进来！」他用舌头再次

敲开她的嘴，伸进去安抚她，手指头拨开她的腿，不客气地进犯神秘的桃花源。

「哦！！！┅┅」淫液已经满溢啦！

润滑已经足够啦！

准备已经充分啦！

他舔掉她眼角流出来的丝丝泪水，把沾满爱液的中指，放到她的鼻端，让她闻闻自己的味道∶送进她的嘴里，

让她尝尝看。

「啊！天啊！我的味道怎麽这样！难怪男生闻了会┅┅」然後他脱掉自己的长裤和内裤，把她的双脚扛在

自己的肩上，盛怒的肉棒轻轻缓缓地插进去。

「哦！！┅┅好紧┅┅好紧啊！前面是什麽障碍物啊！？」管他什麽障碍物！突破！尽管突破！突破再突

破！他把玉茎稍稍抽回，再向前┅┅突刺！

她吃痛，猛地向後缩，逃离了他老二的掌握。

他大怒！把她抓回来，这次用手环在她的颈後，要让她欲缩无处缩。

他把肉棒再放进去，突然！用比上次强好几成的力量，猛烈地冲刺！一举成功地突破障碍！直捣黄龙！

她全身痉挛，凄厉地叫出声来！

连排闻声跑了进来，看见撞球台上妖精打架的镜头，又看到撞球台上血迹斑斑！

张排挥挥手∶「没事，没事，我马上好了！」她的痛苦以及连排的闯入，使他失去了性致。亲了亲她的脸

颊，就翻身下了撞球台，穿起了内外裤。

从此他从一个谦谦君子，变成了冷酷无情的魔鬼杀手！

张德崇穿着便服，带着一打金门高粱酒，在金门尚义机场等华航七四七。他想∶「上天有眼，正好轮到一年才

有一次的休假，飞机到了台北，直奔中山北路的晶华酒店，还赶得上仪慧的婚礼！嘿！嘿！嘿！我一定要让她终生

难忘！！」下午五点，张德崇到了晶华酒店。二楼布置得花团锦簇，艳丽缤纷，喜气洋洋！他找到了新娘休息

室，推门进去，美艳的新娘正和娇俏的伴娘，喜孜孜地谈笑呢！

「仪慧，恭喜你！」「德崇？┅┅」仪慧惊叫一声。

伴娘是认识他的，知趣地离开，并且把门掩上。

「德崇，我┅┅」他用手指挡住她的嘴唇，摇摇头∶「什麽都别说了，我明白。」张德崇仔细打量她∶头

上插了几个漂亮的亮晶晶的装饰品，身上穿着合身的白纱新娘礼服，让她出落得好像一朵百合花！

他微微笑着说∶「亲一个？最後一个？」她怯生生地看着他┅┅「别担心！等一下我帮你涂口红。还

记得吗？我的技术是一流的！」她笑了起来，美艳如花！

他看得心里一荡，淫心大动。就伸出右手，搂住她的小蛮腰，伸出左手，捧起她的瓜子脸，嘴唇就对准她的嘴

唇，印了下去。

当她的舌头被他的舌头勾起了回忆，俩俩纠缠得难分难解的时候，他的右手开始在她的背部、腰部、和臀部到

处游移，左手则温柔地抚摸她的脖子，然後隔着新娘白纱，揉捏起她的乳房和大腿来。

她被他弄得浑身燥热，想起了今天是什麽日子，就轻轻地推着他的胸部，低着头说∶「别┅┅我今天要结婚了。」

他放开她，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递给她，说∶「这是我给你的结婚礼物。」她很高兴的说∶「谢谢

你啦！」说着，打开盒子°°原来是一件糖衣做的情趣内裤！

她脸整个红了起来！那是以前他们说好要穿，却一直没有实行的。他怎麽这时候送我这个？

他暧昧地笑着∶「我希望你今天为我┅┅穿上它！」新娘涨红了脸∶「德崇，拜托嘛！我今天要嫁人了！

请你体谅┅┅」如果他还是君子德崇，他必定会体谅；但现在他已经蜕变成魔鬼杀手了！所以他丝毫不为所动，

坚定冷酷地说∶「你要自己穿，还是我帮你穿？」多年来的相处，她对他相当了解∶他的头上有两个螺旋，这

种人一旦发起脾气就横罢无比！如果他倔强起来，恐怕晚上会大闹婚礼也说不定！所以她只好当着他的面，脱下了

新郎送他的∶新潮粉红蕾丝镂空内裤，穿上了糖衣情趣内裤。

他满意地笑了，搂着她说∶「你再为我做最後一件事，我就和你一了百了，不再骚扰你！」她脸上红晕未

退，羞答答地说∶「什麽事啊？」她压住她的肩膀，命令她∶「跪下来！帮我吸！」说完脱下了外裤和内裤，

露出早已杀气腾腾的阳具。

她大声抗拒∶「我不要！」扭动身体要挣脱他。

他抓住她的臂膀，甩了她一个耳光！大声叱喝∶「跪下！」她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被大声责骂过，更不要

说被打了！这一下，把她吓的愣住了！

他又给她一个耳光！用力压她的肩膀，让她无法抗拒地跪了下去！

她跪在地上，抽抽搐搐地伸出柔嫩的玉手，握住他的老二┅┅这根东西，她以前倒是把玩过好几次的，但

是吸吮嘛，却从来没有过！

他转而温柔地说∶「我是为你着想ㄟ！帮我吸一吸就解决了嘛！免得等一下我非和你做爱不可！」她想想

也有道理，握住他的肉棒，就前後搓揉起来！

她记得以前他有需要的时候，只要她帮他手淫，捋几下他就清洁溜溜、软绵绵，乖乖地躺在她的怀里呼呼大睡

了。她现在打算如法炮制，如果把他弄泄了，就不必吸了。

他察觉到她的意图，抓住她的头，往他的阳具塞，并且警告她∶「给我马上吃进去！」接着又破除她的心防∶

「如果今晚你的丈夫要你吸他的，你干不干？

就当作职前训练嘛！」她心里对他是满怀愧疚的，无奈，只好把那根肉棒°°今天特别有活力的肉棒，含

进嘴里。

为了早点结束这煎熬，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婚礼，她用上了以前和他一起看的Ａ片中的一切技巧∶舔，吸，含，

吮，摩，舐，啮，搞得他喘气连连，甚至呻吟起来了！

他感觉快射精了，就拉她站起来，说∶「换我来！」就跪下来，掀起她的婚纱裙，头钻了进去。

她嘴里说∶「不要嘛！」身体可是要得很！所以也没怎麽阻止，任由他的魔掌，和可恶的舌头，到处乱钻！

他吃起糖衣内裤来了，一面吃裤子，一面咬她的大腿内侧的肉，这咬啊，咬得她六神无主！大腿把他的头夹得

紧紧的，身体靠在墙壁上，脚已经酸软得快要站不住了！

吃完内裤，他就把舌头整个伸进她的私处，又舔又吮，双手用力挤捏她的圆臀，并且把中指伸近她的屁眼里！

她的淫液已经克制不住地泉涌而出！残存的理智令她发出哀鸣∶「德崇，你一直保持我的贞操，让我今天能完

璧嫁出去，我非常的感谢你，求求你好人做到底，能不能停下来了？！」德崇站起来，搂住她的腰，狠狠地侵入她

的嘴里，恣意地吸吮她的舌头，然後对她说∶「你作梦！」在她还没有会过意来得时候，他已经掀起她的婚纱，

左手撩起她的右脚，右手把她的臀部送往自己的下体，玉茎就往已经充分润滑的密穴里插了进去！

她心里痛苦得有如刀割，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配合他的抽动，双手搂住他的脖子，喉拢发出痛苦又爽快的∶娇

喘！！！

呻吟！！！

娇喘！！！

呻吟！！！

伴娘其实很不放心，一直站在门外偷听，一切的过程他都尽收耳底。这时听到新娘激情的娇喘呻吟，她本身也

是没有经验的处子之身，并不清楚实情如何，但直觉的想∶「可能大事不妙了！」就莽撞地开门，闯了进来。

新娘看到伴娘闯进来，大惊失色，阴道急遽地收缩。德崇的小弟弟被她的阴道这麽一箍啊！

马上到达极乐的境界，精液立刻喷了出来！

不断抽搐！不断喷射！

她被他这一喷，喷得也同时攀登颠峰！获得了生平第一次∶因做爱而得到的高潮！

两个人反射性的呼叫起来，脸上的表情既羞愧又快乐，复杂万端！两个人在伴娘闯进来之後，做了十秒钟最精

采的演出！

新娘推开他，掩着脸跑了出去。伴娘从惊梦中醒过来，呼叫着∶「仪慧！仪慧！」就要追出去┅┅魔鬼杀

手一个剑步挡在她的面前，把她拦腰搂住，说∶「破坏了我的好事，还想跑到哪里去啊？！」伴娘被一个下体

赤裸的男人搂住，又羞、又急、又怒，拼命地挣扎，叫着∶「你要干什麽？！」德崇看着这位被自己拥在怀里，

娇羞着脸庞，不断扭动挣扎的∶娇俏甜美的玉女，心里一片喜乐安详！

她是仪慧大学的室友，曾见过几次面。她的甜美温婉，他不是没感觉，但是那时对仪慧忠心耿耿，所以丝毫不

敢对她动念。她大学毕业後考上台大商学研究所，一直是个乖乖女，生活范围不出宿舍和徐州路的台大法商学院。

今天，他要给她上一课！人生最重要的一课！

他把她紧紧搂着，低头温柔地对她说∶「静蓉，请你不要挣扎，听我说几句话，好吗？」静蓉说∶「你先

放开我。」「你不要怕嘛！我只是心情郁闷，需要找个人倾诉，纾解纾解，免得积聚在心里头想不开晚上跑去

大闹会场。」「好嘛！我听你讲，你放开我，赶快把裤子穿起来嘛！」「那你可不要逃走喔！」静蓉

嘴里说着∶「好嘛好嘛┅┅」心里面可是想着∶「不逃走的，就是大傻瓜。」他放开她，拿起地上的裤子开始

穿起来。

她看到他穿起长裤，还没系裤带的时候，赶紧冲到门边，打开了门，跨了出去。

他顾不得裤子还没有系好，一跃身，硬是把已经跑到门外的静蓉抓了进来。

他把静蓉推进去，转身栓上门闩，背靠着门，眼睛注视着静蓉，一言不发。

静蓉又害怕又焦急，气喘喘地对他说∶「你不让我出去，我要叫了！」德崇°°不，魔鬼杀手，一点都不

紧张，一点都不生气∶「你叫嘛！引来越多人越好，让我公布新娘刚刚为我献出初夜权的事。当然我也会公开地感

谢你∶让出房间给我们，玉成我俩的好事！」这下可击中静蓉的要害了，她静了下来，也因为静下心来，她渐

渐恢复理智和自信∶「也许他真的只想找人听他倾诉呢？再说他刚刚才和仪慧那个┅┅应该无能再侵犯我了吧？也

许我对他好一点，安慰安慰他就没事了。总之，先应付应付，机警一点，逮到机会就溜掉，应该没问题才对。」

主意已定，就对他嫣然一笑，说∶「唉呀！开玩笑的！我怎麽会叫嘛！」甜美的女孩真是上天的恩赐啊！你

看她这一笑，让整个房间都明亮起来了，满天的阴霾尽扫一空。

她穿的也是白纱礼服，小公主的可爱造型，更衬托出静蓉的娇俏，娇小玲珑的身材，有着坚挺的乳房，灵巧的

蛇腰，和翘翘的小屁股；身上散发出来的悠悠芳香，是处女的体香，和法国高级香水的混合物。那是要命的诱惑啊！

「太好了，我们来玩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吧！看我把你玩个够，再吃掉你。」我们这位魔鬼心里想着∶「等下准

会让你叫个够的！」脸上却装出忧郁的表情∶「静蓉，你不知道我多痛苦！」说着就走到她身前，跪了下去，抱住

她的大腿，脸贴在她的小腹。

这种情势，使她不能推开他，也不能闪避他，只好力作镇定，双手安慰性地抚摸着他的头发。

「我金门一去将近一年，既看不到任何亲友，更看不到仪慧，你知道我有多麽的孤单寂寞！」一面说着，一面

搂紧她弹性十足的小屁股，脸在她的小腹和腿跟处磨呀擦着，鼻子还装腔作势地吸呀嗅的。

静蓉和仪慧是在淡江大学企管系的同学，两人在大忠街的海景天下租了个套房。妈妈强烈地希望她嫁给医科的

学生，以後好当个先生娘。她一向是个听话的乖女儿，也就以这个目标为方向。

淡江大学没有医学系嘛！所以她在淡大没有交过半个男朋友。

每当晚上她陪着仪慧和德崇，散步在书卷广场或宫灯大道，看到别人俪影双双，芳心的刺痛总是刺激她更用功

读书，好考上台大研究所，以便和台大医学院的学生近水楼台。你看现在考上了台大商学研究所，凭她的姿色和学

历，要抓到一个台大的准医生，有什麽困难！

在洗澡的时候，她也常常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裸体，她的容貌和身材都是一流的，比起影视明星的写真集毫不

逊色。这都归功於她的勤於运动，她可是淡大西洋剑社的台柱呢！

每次她想到∶「这麽好的胴体，将来谁有这个福气来享用呢？」总是脸红耳赤自己笑自己淫荡。当然她作

梦也想不到，母女俩辛辛苦苦保存的宝贵贞操，就在闺中密友出阁的那一天，要被一个冷酷的魔鬼给夺走了。

静蓉虽然已经是一位研究生了，但却非常缺乏经验，不知道那个部位被男生紧紧搂住不断厮磨，是一件很危险

的事。她只觉得重点地区蛮舒服的，身体渐渐发热心跳加速，反射性地夹紧大腿，来抗拒大腿根处的酸麻骚痒。双

手原来只是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，渐渐变成拉他的头发、揪他的头发。

她身体的变化还没有影响她澄清的心智，她听他琐琐碎碎地诉说∶他对仪慧是这样的的痴情，而仪慧却给他来

个晴天霹雳。

她想∶「现在气氛蛮不错的，可以想办法溜走了。」他看到这个房间有个小小的洗手间，就温柔地对她说

∶「看你，要不要到洗手间洗把脸啊？」他想∶「好啊！看看你要玩什麽把戏。」就乖乖地走进了洗手间，打

开水龙头，但是很警觉地注意外面她的动静。

她等他关起洗手间的门，听到水龙头流出哗啦啦的水声，就马上跑到门边，开起门闩来。

他听到门闩的开启声，就打开洗手间的门，向她走过来。

她看到他走过来，赶紧加快动作，顺利地打开了上下两道门闩，只要再取下安全链条，就能逃出生天了。

但是一紧张，安全链条却一时打不开。这时，他已经走到了她的身後。

他也不理会她还在那儿面对门链手忙脚乱，用略带责备和惋惜的语调，叹口气∶「静蓉啊！静蓉。」伸出右手

搂住她的腰，那充满弹性的小蛮腰，把下体紧紧地顶在她的屁股上，那圆圆翘翘的小屁股；左手拨开她乌溜溜的披

肩秀发，露出了粉嫩香甜的颈子，嘴和舌头凑下去。

吸吮、舔舐，吸吮、舔舐。

她明白暂时逃不掉了，心里一片沮丧，放弃了挣扎。就在她心里很脆弱的时候，她的屁股被一根肉棒紧紧地顶

着，隔着她的白纱和他的裤子，还不时地戳着磨着。那根肉棒传来了温热和欲念，搞得她的下体也起了反应，阴户

里面慢慢渗出爱液来，害得她麻痒难搔。当然难搔，难道还当他的面用手搔不成？！

他还吸吮我的颈子，「喔！！！┅┅」经过他这一吸啊！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颈项，是这麽的敏感。「他┅┅他

┅┅他┅┅他怎麽都知道要怎麽弄我才会┅┅天啊！他要把我搞惨了我┅┅我┅┅我┅┅我受不了了！」魔鬼

德崇看她全身软绵绵的，心里想∶「还不让我为所欲为！！」左手隔着礼服，旋转抚摸他的胸部，右手顺着腰肢往

下滑，摩挲起她的小腹来，然後继续往下滑，用力地揉捏她的大腿内侧。

她双手趴在门上，娇喘连连，任他上下其手，胡作非为。

他摸够了，就把她的身体扳过来，右手搂着她的蛮腰，支撑她全身的重量，左手旯住她甜美秀丽、已经春情荡

漾的瓜子脸，贪婪地吸吮起她的嘴唇来。

「喔！喔！喔！香甜无比的小嘴啊！柔嫩灵活的丁香舌啊！如兰的吐气！让我迷醉呀！」「喔！喔！喔！

你让微微战栗的眼睫毛和翘挺的小鼻子，使我迷惘呀！」「喔！喔！喔！你那温软的，富有弹性的，不断扭动

的胴体啊！叫我如何自持呀！」他右手下滑，掀起她的裙摆，隔着她的丝袜和底裤，搓揉起她的臀部，然後用

中指戳近她的屁眼去。

她已经投降了，她已经失去理智了，她正在全心全意地享受着他所带来的愉悦；但是屁眼这一戳太粗鲁了，把

她痛醒了，脑海里面一霎时飞过好几个念头∶妈妈要她守身如玉，将来才有好条件，当个先生娘。

仪慧和新郎倌随时可能闯进来，如果被他们撞见，那我还要做人吗？！

她一急，猛发力把他推开，转身逃到房间的另一头去。

「喝！好大的力气！」刚才在抚摸她的身体的时候，德崇已经知道她必然常常运动，身体才能这麽结实有弹性。

却不知道她的力气这麽大，那种瞬间的爆发力，可是修习西洋剑三年得来的成果啊！

他看着她逃！逃！逃！

逃得远远的，背部紧贴在房间另一头的墙壁上，脸上的表情好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，哀怨凄楚又惊恐地看着他。

他露出邪淫淫的微笑，脱掉自己的鞋袜、脱掉自己的衬衫、脱掉自己的草绿色内衣、脱掉自己的外裤、脱掉自

己的内裤┅┅展示出魔鬼般精壮结实的身体，还有那昂然竖立的庞然大物。

以前在西洋剑社，偶尔也会看到男同学裸露出上半身，但哪有这麽夸张的肌肉呢！尤其那只巨棒，刚才看它从

仪慧身上抽出来的时候，哪有这麽大、这麽翘啊！怎麽现在变成┅┅她看到那副令人战栗的胴体，缓缓地向她走过

来。她的腿开始发软了，嘴里发出哀鸣的呻吟∶「天啊！不要再走过来了┅┅不要┅┅不要┅┅啊┅┅」他走

到她面前，捧起她的脸，轻轻柔柔地吻她的唇，然後把已经软绵绵的她打横抱起来，放到床上。

这时，她弃甲曳兵，撤除了一切心防。

他拉开她白纱礼服的拉炼，把整件伴娘礼服脱下来，再解开胸罩。

喔！果然不错，坚挺结实又上翘，粉红色的乳头像含苞待放的花蕊，随着急促的呼吸，巍巍颤颤地晃动着。

他再拿掉她的高跟鞋，除去她的丝袜，然後脱掉那件已经沾满淫液、腥膻袭人的内裤。

就这样，一个贞节自守、新鲜香甜、温软柔嫩、完美无暇的上帝杰作，一丝不挂地呈现在他的眼前，供他享用！！

供他淫乐！！

他很冷静地盘算着∶这样一个的绝色极品，一定要好好处理，要彻底地征服她，让她永远成为我的禁脔，永远

当我的性奴隶。

於是他爬到床上，跪坐在她身旁，拿起她的玉手，一根一根地吸吮起她的纤纤手指来，轻柔地抚摸她的手臂，

再用舌头一寸一寸地舔刚刚抚摸过的地方。

用手指轻柔地摩挲她的嘴唇鼻子眼皮睫毛，再用舌头轻轻地舔一遍。

他用手掌按摩她的乳房，轻轻柔柔地揉着捏着，但就是不去碰最最诱惑人的乳头。

他用舌头舔她的肚脐、舔她的小腹、舔她的三角洲、舔她的大腿内侧，但就是不碰她的私处。

「他好可恶喔！他不碰的地方，就是我最痒的地方呀！恨不得抓住他的头，把乳头塞进他的嘴里；恨不得掏出

他的舌头，来舔我的密穴。」静蓉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怎能提出要求呢？！

他把她捉弄够了，便掏出玉茎，用龟头在她的乳头上摩擦。她本来紧闭着眼睛，这时觉得怪怪的，就微微张开

眼睛偷看，看到他正用那根丑陋的东西在拨弄她，大吃一惊，赶紧闭上眼睛，心里砰砰通通直跳，五味杂陈。

果然她担心的事来了∶他接着用龟头拨弄了静蓉的嘴唇，同时要求她把它含住。

静蓉闻到一股刺鼻的腥味，身心都起了复杂的反应，乖乖地张开嘴，让那个家伙侵入，然後本能地用舌头舐它，

像吃冰淇淋一样地，舔着、吸着，舔着、吸着。

突然玩心一起，用牙齿咬了它一下。德崇大叫一声，把命根子抽了出来，看见静蓉正吃吃地笑着，便说∶「好

啊，你敢咬我！」扒开她的腿，肉棒就长驱直入啦！

「唉呀！┅┅」静蓉等这个时候等好久啦！静蓉的处女膜，早就因日常的剧烈运动破裂了，再加上前戏充分润

滑确实，所以虽然是初次交合，竟只有淫乐的感觉，一点也不觉得痛苦。还本能地把双脚勾在他的腰上，手指甲狠

狠地掐进他背部的肌肉里。

由於运动神经发达，所以还不学而能地，随着他的抽动，时而紧缩、时而放松她的阴道。

德崇还抽不到几下，就被她那样的缩放，搞得快射精了。他大惊失色∶「那还得了！」赶紧抽出来，用手指捏

紧龟头，制止射精的动作。

静蓉满脸春情荡漾，娇笑着取笑他∶「你干嘛呀你！」德崇也笑了，心想∶「这个小妞真有意思！」

就对她说∶「来换个姿势，我仰躺着，你坐到我上面来。」她真的坐了起来，面对着他的头，两腿跨跪在他腰

部两侧，把他的玉茎慢慢地套了进去，上下前後缓缓地摇了起来。

他背躺在床上，双手捏着她的乳房，看着她淫荡的表情，老二被她在一箍一放，回旋按摩得舒畅极了。

大一的时候，学校为全体同学作了一个心里测验，静蓉的测验结果里，关於情欲方面的分析，认为她性压抑太

过份，建议她适时纾解，否则到时会有如山洪爆发，不可收拾。

她四年来，全未纾解过，今天就是火山爆发的日子啦！

这种男上女下的姿势，可以让女方操控，哪里爽就多多磨那里。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房中术教科书，《素女经》

里把它叫做「鱼接鳞」，极力推荐这种姿势，说能使男女百般郁结消散、轻身延年。

静蓉已经进入忘我的境界，卖力的操弄，高潮一阵又一阵，尝尽了甜头。

德崇又快泄了，赶快叫静蓉下来，换回刚才的姿势。

这回，德崇猛烈冲刺、急进急出，每次都冲击到她的最深处，让她大声忘形地叫了出来。然後两人同时达到最

高潮，紧紧地搂抱在一起，身心百分之百地融合了。

静蓉躺在床上，大腿夹紧枕头，看着德崇得意洋洋地走进洗手间冲洗，再走出来穿好衣裤，亲了她一下，什麽

都没有交代就走了，她也不知道能跟他说些什麽，心里升起深深绝望的感觉∶「他还会来找我吗？」仪慧早回

来了，在门口听到静蓉快乐的叫床声，心如刀割。虽然是她抛弃了他，但内心深处仍然隐隐地希望，他只喜欢她一

人，更何况他刚刚才夺走了她的童贞，谁知道他竟然马上和她最亲密的好友┅┅「天啊！静蓉，你是我最要好

的闺中密友啊！」她凄楚哀怨地找了另外一个房间，伤心地哭起来。

他在晶华酒店开了个房间，要好好地睡一觉，他要服务生一个小时後叫他起床。当服务生敲醒他的时候，正好

是晚上七点，他神轻气爽精力饱满地，拿着那一打金门高粱，走进了婚礼会场。

他找到新郎大学男同学那一桌，自我介绍说是新娘自小到大的邻居，刻意地和他们打成一片，然後提供香醇珍

贵的金门高粱给他们，要他们等一下好好灌灌新郎。新郎的大学同学们乐歪了，有灌醉新郎的机会，哪会放过，今

晚新郎惨定了！

他们正在喧闹的时候，新郎新娘入场了。

德崇看到新娘和伴娘手挽着手，亲密地依偎着，莲步轻摆款款走过来。

啊！好一对玉人呀！

仪慧身高一六七，亭亭玉立、摇曳生姿、气质高雅、端庄贤淑。

静蓉身高一六一，琳珑有致、凹凸合宜、娇俏甜美、顾盼之间、勾魂慑魄。

德崇想起双姝刚才被她轮流侵犯的情节，爽都爽死了，真想大声宣告∶「她们都是我的女人啊！！」席间，

他不断鼓舞那些男生向新郎敬酒，趁着新郎被别人纠缠着，他走到仪慧身边，低声跟她说∶「等着瞧吧！我要把新

郎灌醉，晚上我还要去找你，一起洞房花烛夜。等我喔！」仪慧看着被一杯一杯灌酒的新郎，她知道他的酒量

并不好，这麽灌，今晚一定醉倒的，「那┅┅德崇说晚上还要来，我┅┅我怎麽办？」她六神无主，也不知道是怕

他来，还是期待他来。

仪慧的妹妹看到德崇了，走过来向他打招呼∶「张大哥，你也来啦！」二八年华的女孩最诱惑人了，刚刚

懂得一点人事，身体已经发育得可以了，青春的气息和四射的活力，温暖了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。

仪诗就读金瓯商职二年级，没有被恶补压迫，所以特别地青春活泼。以前德崇在仪慧家里，她常把她那热腾腾

的肉体挨靠在德崇身上，总是让他老二不规矩地勃起，怎样也克制不了。仪诗一向就很喜欢德崇这个大哥哥，现在

被她姊姊抛弃，她非常同情。

德崇问她∶「你晚上会陪你姊姊吗？」她甜甜地笑着∶「会啊！干嘛？」德崇点点头，说∶「没什麽，

随口问问。」魔鬼般的心里却又起了邪恶的念头。

仪诗穿着短袖鹅黄色棉质衬衫，下摆打了个结，露出了美丽诱惑的肚脐；下半身穿着牛仔短裤，把修长浑圆充

满弹性的美腿充分的展示出来，那鼓鼓的胸部啊！

走起路来乳房上下跳动，那种四射的青春活力，像颗成熟的密桃，汁液都要流溢出来了！让每个男人只要看到

她走动，都要被迫盯着她那上下颤动的胸部，无法移开目光，个个垂涎得口水都要滴下来了。

仪诗习惯性地挽着德崇的臂膀，仰起可口的脸蛋儿，对他说∶「大哥，你可不要太伤心喔！」德崇被她那

丰满的乳房不时地挤压，再加上她那热腾腾的身躯紧紧地倚靠着他，传来阵阵温暖和青春；她的樱桃小嘴里，更喷

出阵阵诱人的芳香，害得命根子不由自主地迅速充血。

「仪诗啊！你今天可要陪我多喝两杯，要不然，我怎能熬得过去？」仪诗本来就蛮喜欢这位大哥哥的，大

学生ㄟ！又身强力壮，而且对她又一向很好，常常请她吃东西、看电影，只可惜他是姊姊的，要不然┅┅「今

天姊姊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他，他一定很难过吧！我应该替姊姊好好的抚慰他才是。」「来！大哥，我敬你一杯！」

「不不不，今天大家都不准喝啤酒，让我为你斟上一杯金门高粱。」德崇说着，装疯卖傻地搂住她裸露的

腰，那光鲜亮洁柔嫩又弹性十足的小蛮腰，递上一小杯陈高。

仪诗因为肌肤被男生触摸，本能地扭动了一下，但只是做做样子，反而使得两人贴得更紧，可说是整个人都依

偎他的怀里了。

她嘟着嘴撒娇∶「大哥你没醉吧！我可以喝这麽烈的酒吗？」「你姊姊嫁了，你今天也该长大成人了。」

他一语双关，为等一下的阴谋先下了个注脚。

当然她不懂话里的玄机，但，预言哪是凡夫俗子能事先参透得了的？！

「我将掌控这个甜蜜的女孩的命运！」他心里暗爽，嘴里说着∶「代你姊姊喝一杯吧！」她爽快地把酒一

饮而尽，一股火辣辣地热流窜进肚子里，全身都发烧了，红霞布满整个俏脸，一直红到脖子上，更是诱人极了。

刚才这一杯你敬我、现在这一杯我敬你，德崇又斟上了另一杯。

「大哥┅┅好大哥┅┅你想把我灌醉啊！」她倚在他的怀里，摸着自己发烫的脸颊，娇娇地呻吟求饶。

「刚才那一杯是为你姊姊喝的，这一杯才是为你喝的，难道你要一直躲在姊姊的阴影下吗？」德崇的激将

法真太有效了，她一向什麽都不如姊姊∶功课不如她、身高不如她、连交男朋友的本事也不如她。

「对！要挣脱她的阴影！」她拿过酒杯，又一饮而尽。

这下她已经有点晕眩了，对德崇说∶「大哥┅┅我回座位休息一下┅┅」德崇凑近她的耳朵说∶「晚上十

点到新房来。」「呃？」「晚上十点到新房来。懂吗？」她虽然不明白要干嘛，但还是点点头。

「一定要来喔！而且要准时来啊！」「嗯。」她再次点点头答应，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了。

德崇继续煽动各桌的年轻男生向新郎敬酒，等到新郎已经醉眼迷离，他提着一瓶陈高和一个啤酒杯走过去。仪

惠和静蓉看到他冲着他们走过来，心里都七上八下，不知道他要干嘛。

他向已经快神智不清的新郎自我介绍∶「恭喜你啊！新郎倌，我是仪慧的前任男朋友。她真的是一位好女孩，

你能娶到她，真是三生修来的福气！」新郎倌口齿不清地说着∶「谢谢┅┅谢┅┅谢┅┅」「她能嫁给你，

应该会很幸福吧？」「我、我、我┅┅我会好好┅┅照顾她的┅┅」「恭喜你，敬你一杯，祝俩位永远恩

恩爱爱！」德崇倒了满满一个啤酒杯的高粱给自己，也倒了一杯给新郎。

新郎惊呼∶「哇喔┅┅这麽大杯！」德崇语气开始充满了挑衅∶「怎麽，她不值得你喝这这一杯吗？！」

「呃、呃、呃┅┅值得，值得┅┅乾杯！」仪慧和静蓉，这两位千娇百媚的新娘和伴娘，紧张地看着这两

个男人过招。

仪慧知道她丈夫今天铁惨了，那她自己今晚会遭到麽样的的命运呢？

「德崇说等下要来新房，他┅┅他都把人家┅┅还要怎麽样嘛？」静蓉则是醋意渐增，「他会这样，还是

为了仪慧嘛！我在他心中到底有多少份量？哼！我哪点比不上仪慧！」德崇哈哈一笑∶「爽快！」一口把整杯陈高

灌进喉里。

新郎在德崇锐利的眼神注视下，只好也一滴不剩地灌了下去。这一灌啊！天旋地转，当场趴在桌上不醒人事。

德崇给了新郎最後致命的一击，心满意足，为自己和两位表情复杂的丽人各斟上一小杯，笑咪咪地说∶「恭喜！」

三人都乾了，德崇这就离开会场了。

他回到自己在晶华开的房间，盘膝打坐调息吐纳，将自己的身体状况提升到极致。

以前在学校踢足球，正式的锦标赛赛前，他都会静坐吐纳二十分钟，让身心进入和谐和专注的境界，比起赛来，

气力悠久绵长源源不断，爆发力又强，一旦面临极为难得的射们机会，更是无不得心应手。

在金门将近一年，单纯的环境下，他的气功功力提升不少，所以在三十分钟的反观自照後，他的精气神已经到

达了满溢又坚韧的状态。

他找到了５０３房，他连门都不敲，推开门大剌剌地就走了进去。

果然，闹洞房的人看到新郎都醉倒了，还有什麽好闹的，纷纷散了，只剩下仪慧一个人，穿着桃红色的旗袍，

孤零零地坐在床沿，守着烂醉如泥的、她要依赖终身的良人，心中翻来覆去地想着，今天自己那怪异的命运。

德崇把门锁上，迳自走到床边，粗鲁地把新郎拖下床，丢到地上。他动也不动，还不醒人事呢！

仪慧看到丈夫被人丢来丢去，内心不忍，站了起来阻止德崇的行为，并且急躁的说∶「你怎麽这样嘛！」

仪慧这一站，天啊！紧身桃红丝质旗袍裹着的，是一副多麽令人心动的胴体啊！凹凸玲珑、婀娜窈窕、腰细背直、

摇曳生姿，头发绾在头上，露出细嫩洁白的优雅颈项，好一个大家闺秀呀！

德崇坐到床沿，命令她把头发解开放下来。仪慧被他的神情所慑，哀怨地瞪了他一眼，乖乖地让一头乌亮的秀

发像瀑布般地洒下来。

喔！那妖艳抚媚的神态，让德崇淫心大动，一把抱住她，就把她丢到床上，然後就扑上去压住她，嘴唇马上贪

婪地吸吮着她甜蜜密的嘴，舌头接着就要侵入她的嘴里。

她全身僵硬，紧闭双眼，咬紧牙关，不让他称心如意。

德崇嘿嘿嘿地笑着说∶「看我好好的泡制你！」一把撕开她的旗袍，扯掉她的胸罩，粗鲁地抓起她的双乳来。

她已经不认得眼前的这个德崇了，和以前彬彬有礼的他差别太多了；她也不太认得自己了，为什麽不逃走，要

在这里任他蹂躏？

德崇弄够了乳房，右手压制她的手，左手撕破她的的内裤，用脚拨开她的大腿，魔掌直往她的私处攻过去，搓、

揉、掏、戳，无所不为。

仪慧想到又要被他奸淫了，眼角渗出了伤心难过的泪水，身体却渐渐有了反应，淫液汩汩流出来；牙关也自然

地张开来，舌头迎接起他的舌头，互相吸吮纠缠，快感急速地增强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按门铃了，同时传来甜美的声音∶「仪慧，是我啦！」原来是静蓉呢！她知道新郎已

经大醉，想来陪陪仪慧和她谈谈心。

仪慧满脸恐慌，用手指比着嘴唇，要德崇不要出声。

德崇本来是要吊吊静蓉的胃口，所以下午占有她之後，一直不和她再说话，打算让她焦虑个够，过两天再去找

她，保证让她乖得像性奴隶。他就可以彻底控制她，而能长期享用了。

但既然她来了，也好！改变一下计划，来个更大的挑战。

他就不管仪慧的顾虑，跳下床来，打开门，把静蓉迅速地拉了进来，又锁上门。

仪慧羞得躲到棉被里，德崇走到床边，把棉被扯开，丢到地上，正好盖住了地上那只大乌龟，让仪慧的裸体呈

现在静蓉的眼里。

虽然是多年的闺中密友，但哪看过这麽彻底的裸体哪！真是迷人啊！静蓉看得口水直吞，全身起了强烈的化学

变化。

德崇哈哈大笑∶「静蓉，你好好观战啊！」把自己脱得精光，跳上床，张开仪慧的大腿，阳具就要插进去。

静蓉在旁边看着呢，仪慧哪能办事啊！手猛捶脚猛踢，就是不让德崇侵入。

德崇恶狠狠的说∶「不识抬举！」转头对静蓉说∶「你过来！」静蓉正迷醉在他两妖精打架的兴奋中，被

他这一叫，楞了一楞∶「呃？」「过来过来！」静蓉慢吞吞地走过去。

德崇淫笑着∶「少装贞节了。」跳下去把她丢到床上。

她还是穿着那套公主式样的白纱，他已经熟门熟路了，两三下就把她剥得精光。

两个人搂得紧紧的，在床上打滚嘻闹，静蓉好得意∶「他要我、不要她，我在他心中还是有地位的。」仪

慧蜷缩在床角，看着他俩在淫荡地嬉戏，身体被刺激得热哄哄的，无从发泄，非常难受。

电铃又响了∶「姊姊，我是仪诗啦！」这下可把仪慧刚热起来的心情又打入冰窖，她惊恐地看着德崇，怕

他又去开门。静蓉也怕极了，只有德崇正中下怀，一切都配合得太好了！

他推开静蓉，跳下床，打开门，把目瞪口呆的仪诗也拉了进来，锁上门，搂着仪诗裸露的腰身，就强吻了下去。

仪诗喝了那两杯高粱，还昏昏沉沉的呢！被喜爱的大哥°°光溜溜热腾腾的大哥这麽一搂、这麽一吻，脑袋已

经昏掉了，本能地抱住他，和他吸吮起来。

仪慧看到仪诗和德崇亲密无比的亲热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怀疑自己是在迷离幻境了。

他亲了个够之後，把她的腰搂得更紧，将她略为举高起来，让她的脚离开地面，把她放到沙发上，对她说∶「

你先在这里好好欣赏，等一下才轮到你。」她躺在沙发上喘着气，还没有搞清状况呢！

德崇回到床上，教静蓉扒在床上屁股翘起来，他就从後面插进她的阴道，深深地缓慢地抽送起来，双手从後面

伸向她的胸部，享受着她坚挺的乳房。

这种姿势叫做「蝉附」，还有个粗俗的名称，叫做「老汉推车」，是所有的性交体位里面能最深入阴道的了。

德崇从今天下午的经验里知道，静蓉外表娇俏柔美，像个纯洁的小公主，其实内心欲火熊熊，是个十足的淫妇荡娃，

自己恰好就是点燃她的那一把火，他相信她会接受这种像狗狗交配的姿势的，果然她乐在其中。

德崇的冲击渐渐强猛，每一次都碰触到她的子宫，让她「啊哼啊哼」地淫叫起来。

那阵阵的欢淫声啊，无情地钻进仪慧的脑里，让她又痛苦、又向往。

至於仪诗，这位青春活泼情窦初开的女孩呢，斜靠在沙发上，欣赏着活生生的春宫图，早就自己搓揉起自己的

乳房、按抚起自己的私处，快意得不得了了！

德崇眼观四面耳听八方，抽出老二，叫着∶「仪诗，上来！」「我？」德崇指挥分派∶「静蓉，你压

住仪慧的手；仪诗，你压住你姊姊的脚，我要和她洞房花烛。」仪慧大惊失色，想逃下床，被德崇搂住，按在大床

的正中央。

静蓉兴奋地跪在床上压住仪慧的双手，仪诗咬了咬牙，兽性大发，也上床来压住她姊姊的脚。

仪慧万念俱灰，最要好的手帕交、最亲近的妹妹，都和魔鬼沆瀣一气。她放弃了一切挣扎，任凭他为所欲为了。

他用中指深进她的阴道，在三分之一的地方，温柔仔细地探索刺激，终於一块大约一元硬币大小的地方，渐渐

凸现出来，他把命根子放进去，就专找那个地方摩擦，回旋搓揉。

那里就是仪慧的Ｇ点了，经过德崇细心的整治，仪慧从万念俱灰，到万蚁噬咬、到万分舒畅┅┅终於顾不了羞

耻地、淫荡地、爽死了地大声呻吟起来。

他指指仪慧扭动的身体，对静蓉说∶「好好享受吧！」静蓉看着春意如山洪爆发的仪慧，口水直吞，趴了

下去，没命地舔起她来。

两个绝色娇娃，就这样疯狂地假凤虚凰起来。

德崇捧起仪诗，这位情窦初开的十六岁小女孩，香喷喷红通通的脸蛋，深情地吻下去。然後解开她的衬衫、扯

掉她的胸罩、再拉下她的牛仔短裤、扯破她的内裤，玉茎大举进犯，一举就戳破了她的处女膜，滴滴的鲜血不断地

流出来┅┅混合着痛苦快乐和罪恶感，使仪诗的灵魂飞上了天，高潮一次又一次、浪叫一波又一波┅┅仪

慧和静蓉死命的互相需索，发出了急促的娇喘，再加上仪诗娇嫩的淫声浪叫，把德崇的精液给叫了出来，他也实在

太爽了！

在他快将射精的时候，赶紧抽离仪诗的身体，强迫三个娇娃并躺在一起，然後将精液轮流平均来回地喷洒在她

们的嘴上，命令她们舔得一乾二净。然後跳下床，迅速地穿好衣服。

在她们还在迷糊的时候，他走了，对躺在地毯上的新郎，看都不看一眼。

德崇来到了大厅，看到新郎的姊姊，正一个人在那儿听钢琴演奏、喝着咖啡呢！

他走过去和她打招呼∶「王姊，好闲情逸致啊！」王晶莹站起来，请他坐下，步履有点儿不稳。

三十岁的王晶莹还是单身，穿着滚白边的天蓝色西装外套，里面是一件白色低胸的圆领衫，下面是一件与外套

同样天蓝色的迷你短裙，看起来气质高雅、抚媚动人。

她解释着∶「我刚才喝了混酒，都是你那高粱酒害的。头有点儿醉，没办法开车，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喝个咖

啡，等酒醒了再开车回去。」她看着她秀丽的脸庞，甜美亲切的笑容、成熟的少妇风情，和微微的醉意，心里

念着她的闺名∶「王晶莹，王晶莹┅┅」把心一横，索性胡搞到底，把她也占有了吧！

就牵着她的手，半强迫地说∶「傻女孩，混酒是不会退的，你等到明天也是一样。来，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去吧！

反正我也住在土城。」王晶莹被他叫了一声「傻女孩」，浑身舒泰，三十岁的女生，怀念刚逝去的青春，最喜

欢装小了。於是就顺从地把车钥交给他，车子停在面包店前面，是红色的嘉年华。

他扶着她，让她坐进前座，然後自己坐进驾驶座，开往土城。

到了新庄，他说∶「我们还是走堤外道路好了，比较没有红绿灯。」她慵懒地说∶「随便。」就在堤

外道路的中途，一个没有路灯的地方，他把车停了下来，装模作样地动动引擎钥匙，熄了火，对她说∶「抛锚了。」

她娇嗔地说∶「你骗人，赶快走吧！」他侧过身手摸着她的膝盖，叫她∶「晶莹，你回家干嘛？一个人，

冷冷清清的。」「喂！晶莹是你叫的啊！叫姊姊。」他看她并没有不快的意思，手便继续往腿根上移动∶

「好姊姊，你长得真漂亮！」她笑着戳他的头∶「少灌迷汤了，仪慧和静蓉才美呢！既年轻又美貌。」他

心里「扑通」一声∶「难道她知道什麽？！」她看到他愣住，娇笑着∶「你们在新房那麽久，在干什麽勾当？」

德崇张大了嘴吧，发不出声音来。

「你看看你，满身的骚味。」说着脸红了起来。

德崇静静地看着她，流转的眼波、盈盈的笑容、起伏有致的胸部、互相摩擦的大腿，又见她咬着食指，装出小

女孩的模样，吃吃地嘲笑着他，诱人的香水味阵阵传来。哪里还把持得住？放平坐椅，搂住她就亲了下去，手同时

伸进她的密穴里。

晶莹快乐极了，这就是单身都会女子解决性欲的无上妙法啊！

其实她早就在中庭大厅等德崇了，被她相中的，没有逃得掉的。看他帅气十足、英气勃勃，必然拥有龙马精神，

今天她爽到了。

随着德崇卖力地工作，她格格地笑了起来┅┅

【完】